



古今治平略

7保士
5071
25-18



門 7 保 4
號 5071
卷 25-18

歷代國朝馬政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其屬有軍司馬
輿司馬行司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其外有都司
馬家司馬皆以馬命官而井田以戎馬定賦則知馬
政之關於六軍至重周之盛時國馬以行軍而公馬
以稱賦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縣師辨六畜
車輦之稽遂師遂人以時登其六畜車輦國有戎政
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之
政也其在王馬天子十有二閑而較人掌其政辨六

馬之屬種馬一物以駕玉路戎馬一物以駕戎路齊
馬一物以駕金路道馬一物以駕象路田馬一物以
駕田路駕馬一物以給王宮之百役蓋五良一駕具
辨其德力物色而區分之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
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乃其頒良馬而養乘之也
一寄之于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
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較較
有左右蓋馬不乘習將驕憤而不可用不養則屈不
備知馬性而閑其物力雖欲養乘無繇也自乘至廐

積之爲馬二百一十有六匹爲車五十乘是爲卒于
易乾爲馬二百一十有六應乾之策也至六廐成較
爲千二百九十六疋車二百二十乘有奇分左右較
主之則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通左右較良馬一
種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得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
三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通六馬計之凡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蓋周卽民爲兵故軍馬出于
民而較人所掌獨給公家之用爲公馬備十有二閑
之制此井田軍賦相表裏之明驗也天子十有二閑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七
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馬止田駑所以辨降殺爲國防也而凡馬特居四之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天駟祈蕃息孟春焚牧中春通滯而執駒夏祭先牧祈克肥而攻特秋祭馬社而臧僕冬祭馬步祈康吉而講馭夫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趣馬則贊較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掌駕脫之頒其四時之居治二月後在牧而有房八月後在廐而有閑趣馬辨之圉師春釁廐郤溫疫夏治房而蔭之冬馬肥

獻馬于是有巫馬以養其疾病相而醫藥之牧師掌牧地爲之厲禁而頒之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特秣飼以阜馬節駕脫以佚馬三歲教使服御曰教駢馬二歲攻使無蹄齧曰攻駒馬其執駒以竹括押其耳串習之其惡馬綱之繫維狎其性而用之及行則以任輕重齊其力而行之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成周之重養馬如此其詳也其王馬時不足于用買之民有餘賣之馬質平之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七
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不更諸周
至如此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
城其後有非子者居畝丘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
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喜命爲附庸邑
之秦宣王中興內修外攘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
械器以田車攻馬同賦焉迨周既東秦襄公以王命
兼有岐雍之地而車鄰鐵駟小戎之詩作並矜其白
顛四牡騏驎騶驪之盛以能勇公戰而力拜兼秦用
盛強春秋時衛爲狄滅文公躬儉勤造邦務財訓農

馬用蕃息詩人美之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
千魯僖遵伯禽之法愛民務農牧于坰野馬以駟駟
蓋有驕有皇有驪有黃有騅駟駟有驕駟駟有駟駟駟有
駟駟駟魚而車以彭彭仞仞繹繹祛祛也史克頌之
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心塞淵思無邪本于心之幾
微而騷牝從焉馬臧焉財焉作焉徂焉可繹思也夫
晉惠公及秦戰于韓乘小駟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
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人心而服習其教惟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墳典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及戰晉戎馬還潯而止秦獲晉侯戰國之際魏吳起以言兵于武侯武侯問畜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饑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刺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于人親而可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完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慎無勞馬命力常有餘以備敵覆故

馬軍制慎之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命民出算賦以備車馬而太僕以掌輿馬爲官其屬有六廐未央家馬三令有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駒橐泉駒駘承華五監長丞馬廐皆萬匹而馬養于官又制內郡民養馬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之算以爲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于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置諸苑三十六所置牧師分布北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于是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群塞上馬布野而無牧。而文帝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置以休養之。蓋漢馬之極盛也。其後天子數遣將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二萬乘逆之。縣官從民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大憤之曰。令無罪獨斬臣黥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命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帝默然罷。而峻匿馬者罪。有以列侯匿馬坐腰斬者。當是時內郡馬不足。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酒泉騾駝負載玉門關。至輪臺之詔始修馬。復令命無乏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吁亦晚矣。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廄。令一人。後置駿令廄。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于成駝楊子阿。具表言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考之事輒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以傳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之宮門因名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泉氏口齒喻氏唇髦丁氏身中備一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式詔置之宣德殿下爲名馬式焉唐典當周隋之亂種馬乏得突厥馬二千鳩括殘騎于赤岸澤得隋馬三千徙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歲列職課功而監牧之制始此又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曰飛黃曰吉良曰龍媒曰騶駼曰駉騊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曰祥麟曰鳳苑繫飼之其後又置飛龍廄于禁中而萬歲能其職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于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頗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馬凡監牧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爲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後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七
又立四使統諸坊設八監于鹽州三監于嵐州凡大
師發牧馬先強壯不足取其次錄物色膚第印記主
名送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
初益耗乃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專其事詔州縣言
曩以馬定里邁軍旅之復役百姓畏苦自今諸州驛
郵征行定戶等無以馬爲貴民乃稍畜馬毛仲亦能
于職其始官時馬僅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
帝東封毛仲以馬從辨物色爲群望之如雲錦天子
大喜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又突厥款塞玄宗厚撫

之歲許以朔方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
牧之馬雜胡種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
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
將較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天子因之以弱西
北蕃又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
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自是邊無重
兵吐蕃陷隴右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
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欲親擊虜用魚朝恩畫至大
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共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

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宋初立左右飛龍二院各
 置使分掌之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始置
 養馬務為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閑
 廐馬始備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匹而
 國馬乃益多始擇諸州曠莽善水草地分置牧龍坊
 牧養之景德中改為監立牧監賞罰命其收市戎馬
 戎馬至總數十百匹為一券馬給錢千給芻粟續食
 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于諸監曰券馬其邊州置場
 市蕃漢馬團綱送赴闕或就配諸軍曰省馬後言者

謂戎人得錢銷為兵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初歲
 市馬僅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餘匹原
 渭德順秦亦稱是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
 所生胡戎之所恃也議者以制敵之道兵騎為急欲
 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致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
 之數不加多者則失其生息之理故也且戎人畜牧
 逐水草而轉徙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故馬以蕃滋其
 市之中國則繫之維之以枯橐飼之離折牝牡失其
 生性馬甫至而玄黃虺隤久益減耗固其理也古田

賦出馬漢唐之盛馬阡陌成群皆取諸中國而用之不聞取之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鮮者給芻秣之費不克而養馬之卒有害無利駒子生驅命輿灰而死故也今計度國家所市戎馬之直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乃在其外是貴市之外夷而賤棄之中國非計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爲畜駒將卒之月給矣納馬而止則貸不闕出于國而馬庶有滋帝曰善非久以費廣而罷迨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

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克邊匿者罪淳化景德間牧地自畿甸及近郡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至和中歐陽文忠公修爲群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殫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夷狄或爲民田皆不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間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宜尚可得復

也。臣往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間，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行相度。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新法，散國馬于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中戶養馬一匹，其貲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見馬或官與直，命自市。府界馬，馬母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追胥外乘

越三百里者，罰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而監苑地咸賦之于民。文潞公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修舉甚盛，十百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也。今不深究本末，欲賦地與農，歛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馬可得蕃乎？馬不蕃

息後將何繼乎。請下中書樞密院較利害博議。上持不聽。竟廢監牧。而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爲務。請廣增淤田之課。嚴侵冒之科。雖利入稍繁。而馬始闕矣。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而罷給錢布。歲止免輸藁百五十束。民滋失利。又廢監初。愚民利一時得請地。而不虞其後。爭立高課。計租爲錢。已而皆不酬。多逋欠。而群牧督運司者。日爲峻嚴。卽水旱不蠲。民愈益病。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

二十五千。令市一馬。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于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元祐罷保馬。復諸監。紹聖後。又行給地牧馬之政。迨邊隙開。而馬遂大乏。靖康初。左丞李綱始追悼祖宗監牧之法。廢民間雜養。僅以充役官

吏便文苟以塞責宜申復舊制而權行括馬之命以禦虜而汴宋亡矣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于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蓋宋初時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邊強壯濶大可備戰

陣今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敘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疋其間良細不過三五疋中等十許疋餘皆不可服乘守貳貪于賞格以多爲貴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鬻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較竊其芻粟道斃相望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欲無厭愈肆邀索

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趙彥博始以綱茶錦與之後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藉口。淳熙中，龔總爲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于倅廳，副皆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岩昌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旣爲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繇是馬綱之司者差罕矣。舊川秦市馬額歲爲萬有一千九百疋，有奇。凡綱馬皆遵陸。乾道初，吳璘爲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均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東，上如

其請，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米解之舟尤被其毒，况水路馬數較陸行存亡相若，而于糴場大有妨碍，乃詔川路馬船日下廢罷，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焉。大槩馬政有三：牧之于官，一也；蓄之于民，二也；市之于戎狄，三也。宋內有天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爲外廐，此民馬也；沿邊算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爲尤重，蓋官之馬多則不專責于民，中國之馬多則不

專倚于戎狄。專責于民。則民受其害。專倚于戎狄。則戎狄享其利。累朝于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部轄有方。秣飼以時。騰駒游牝。順其物性。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領以大臣。乾德六年。三幸飛龍院。察其孳耗。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則其視之也亦不輕。而畜牧孳息。自足國用。故民間與蕃落爲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僖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嘗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

下。所以必于是。拳拳歎熙寧大臣。爲謀不審。聽曾孝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于編戶。坊監廐庫棚房井泉。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國不足。求之夷狄。于是茶馬之職置矣。吁。市馬于戎。猶可言也。責馬于民。不可爲也。不然。戶馬之法。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豈無說哉。初。時博易馬。或以銅錢。或以布帛。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來。講摘山之利。得充廐之良。中國得馬。足以爲戎利。戎人得茶。不能

以爲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雖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靳以我蜀產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則始行李杞蒲宗閔分主之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爲見或至誤事歟官號都大提舉其職專也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官屬自辟謹所擇也官吏可劾伸其威也仲秋爲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秦司半歲事訖歸川順其地也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愈多有至萬匹者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吁何其利之

博哉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于紹興之四年威茂之場置于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于紹興之七年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疋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咸足其用然後知此制之有益于軍無損于國之爲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步田公况亦嘗請步而減騎吾用中國所長而已何以馬爲嗟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多無益也

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或萬駒。安得而不繁。夫苟離其牝牡駒。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也。國初設太僕寺于滌洲。後定北都。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于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

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命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藉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則寄牧于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特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肥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

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災稔出之以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而馬金則有災蠲無恩蠲卽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焉行僕卿職掌于僕卿不異而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主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其衛牧錦衣旗手等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設有草場于幾甸放牧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命坐營官一人領下場放牧九月終回營時遣科道官點閱之視馬倒死軍逃亡者則指實覈奏其種馬之數上苑萬匹中苑

七千疋下苑四千疋不及則出帑金及茶與諸番易馬而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番族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爲常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上念其不均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命太僕江南北各存游牝萬匹爲孳生種馬餘悉發草地放牧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之會言者謂大寧會州山河三衛所屬驛馬皆屯軍牧養軍貧者

衣食且不給。何有于馬。以故歲捐瘠者多。宜命官覈貧者歸營屯。各選軍士有丁產者以充。從之。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牧養乏人。請命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俾責償焉。蓋倣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上諭兵部言。朔方馬本土宜。亦其人習畜牧而然。今韃官居閒者多。可廉選其忠謹者。命教民畜牧孳息焉。會六師歲出擊胡。責歲納駒。急軍民

至有鬻子女莫能存者。仁宗聞大痛之。命官爲贖還。且寬責駒之命。時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馬益蕃。散之衛伍。操用餘千群。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匹。命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下。廷議報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投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馬矣。上曰。慶幾誤朕。少選。卽批罷。居兩日未下。士奇復請曰。日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

輟何也此命行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于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上曰朕偶忘之行批矣無何上御思善門召士竒曰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慶等已噴有忿言朕念卿孤立故持之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使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于是止散馬之命士竒頓首曰昔人言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

宣德中太僕寺請

遣官覈馬

上召諭曰

馬畜于民必寬民力而後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屢下命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其償馬何痛如之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厚焉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旱詔免今歲比較孳生馬時承平旣久馬漸爲民困而丘文莊濬論比人苦民馬之害曰漢人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

朝修飾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散之民。卽宋人戶馬之命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馬之設。抑又市于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方。其蕃育生息。旣徒名無實業。不能如徃古之盛矣。乃惟馬之用而止。害固未及于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于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繇身役一切如故。于是有質妻易子。

以償馬。逋直者矣。且馬散于民。戶丁分日而飼之。分次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于穢汚。馬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已他馬益。又斃。孳生俵已。嗣歲又復俵。生者歲表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况徐淮而南。馬薄脊而脆蹄。卽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匆秣轉輸之費。未論也。于是歛民馬之直。以賈之北。又計其道里時日芻茭之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而僅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夫使百姓

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憊况望其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禽固不如不乘之愈也。久之詔覈霸州草場太僕卿儲瓘言陛下興修馬政從群議雖仁壽宮皇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團營放牧誠顧念遠大而不以微利故傷國計也。臣前往霸州丈量時見工部遣官踏勘曩草場廢弛時渾河橫流散漫淤漲葦箔族生放收不到其時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產而稅之亦

一時之權利而可矣。今既漂廢又復查理是重稅之也。夫葦箔等用較之放牧孰急况草場設自永樂初葦箔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卽草場之地也。又况渾河改徙不生葦箔寧復有可征之稅哉。幸上除豁其牧地乞在所出榜開寫頃畝有侵占者聽舉首以杜弊源仍申奏討之禁弘治中兵尚書馬文升言國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不下數千餘頃夏秋收放郊坰冬春支料喂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無慮爲親藩勢要所占間爲軍民冒

耕馬無所芻牧入場未一二月卽往西山中四散趨
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可給宜清查便軍于是命
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查草場未墾處仍舊
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寄庫候買馬
爲著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六萬六千頃有
奇養馬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
奇而馬政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講故典興復之奏
黜卿寺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
卿絃轍大更于是六苑地清復草場十二萬八千頃

有奇清勾撥補招募改編養馬軍二千三百名有奇
給買茶易孳生馬并駒凡萬有千八百匹有奇修馬
營城堡十有九處創復衙門倉廩馬廐室宇四千一
百餘所其西寧洮河三衛茶馬法久弛自弘治十
年至十五年止易馬五千四十三疋而邊馬不足邊
軍困于買馬一清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
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四十五萬
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引納銀
貳錢伍分及臥引銀一錢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

有奇貯慶陽固原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城安定爲
上苑廣寧爲中苑清平爲小苑大都通六苑除歲給
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支陝西三
邊之用茶易番馬給軍固濟邊而風土異宜孳牧難
遂養馬軍患之請收買內地馬不虧其直而馬串習
水土宜可使息蕃當定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
相望苑廐羅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依給甚
夥而邊以大紓一清懼後無專官復圯也 正德初
具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

于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荷蒙 孝宗皇帝
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以庸劣猥當
任使隨 命兼理茶法廢墜既久事難更新盡臣之
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粗皆就緒則
責任專而事易集也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
如前復蒙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于監牧茶
馬之政勢不能復及矣切惟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
管而巡茶御史實主茶馬巡撫政事繁多以致茶馬
所易良駑莫究操騎所給登耗莫聞本未始終蒞不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相攝亦勢使然也。夫茶司之所易，卽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本爲一事，伏乞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以充仍。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毋與庶幾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實始此。嘉靖中，詔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論地養馬近年牧地外歸豪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償應天府屬故論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命民買補民困甚其議措處以聞。列聖恩厚下

如此給事中謝汝儀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春夏于幾甸下場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地土爲勢要奏討姦人投獻者殆盡獨低窪處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庠可以蔽蓋馬買草而喂人裹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蓋法弊極矣近襄城伯李全禮奉 敕領下場馬二千餘匹牧放隨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馬以萬計芻牧無所矧今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

癘之虞。露宿則有蟲蛇之苦。人困馬病。是徒徇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害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將胡以待之乞。勅兵部會同坐營官。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近便牧。放月給半料。其可無下場。而巡撫蘇松等處。翁大立條江南養種馬之害言我。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僕寺于滁陽。領牧而應天等府。每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又官收地。

租。弘治中以江北水荒。馬寄養江南府屬。甚夥。而民困漸極。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邇來人戶逃亡。槩派丁田出辦。而單丁下戶。亦不免馬害。一馬頭中。另編群長。歲欵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又編獸醫。歲欵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求牧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甲。而馬性惡濕。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賠償。又不下二十兩。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寺備用馬。匹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七
解赴京者倍之害六况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
色而望雲錦之成群人齧草根而欲芻秣常給何可
得也今若革之民間歲省群長貼戶銀及獸醫工食
八千餘兩省草料點烙罪贖賠償銀十有二萬餘兩
又歲省管馬通判主簿俸錢薪馬費數百兩種馬一
匹倣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官可得銀一十九萬九千
餘兩而借用馬匹牧地子粒銀初不以革種馬少損
也爲利已不訾矣且沿海護塘之外皆鐵板沙塗馬
可馳驟今選種馬堪戰者千餘匹分給總兵參遊把

總等領之則倭奴之犀捨利亦不足當國之輕騎蹠
足裸形不足當國之勁鏃有舟師截之海又有騎士
拒之邊地利旣得長技在我併以蘇松糧長所辦馬
給之有餘以供走遞于爲利豈有量哉于是都御史
王廷相條馬政三事言團營馬匹存操者自四月至
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者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
操後至三月止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餘折銀
月一錢二分通一年計之存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
凡九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

而草與料俱不足也。夫馬給于官固非已物而自備草料則切身之苦也。雖家稱殷實然且難之。况實貧難自給不暇而暇及公家之畜哉。在營之馬日飢而死此其故非難知也。而部猶以舊例格之。祖宗來諸司例變者亦多矣。卽如下場之馬。弘治前尚隨場放牧。今草場半爲田而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不干郊矣。獨牧馬之資猶執下場寄牧之例。何名實之相背也。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軍以非已物而不肯飼馬。則日俟其斃而已矣。且一馬之價小民解

俵無慮費三四十金。乃吝此數月草料而必致之死。是所惜者小而所失者數十百倍之多也。蓋掌馬者計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在馬。誠令如一家之事而圖之。則草場馬匹事皆切心。豈有惜纖微之費而傷數十金之馬者哉。乞存操下場馬通融放給而舉草場租銀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且也馬之給領非必軍之殷實者也。軍殷實者通賄自免。而領馬養者類責之貧軍。夫此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露地以居。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七
餘開支折色僅給口實而馬飢矣馬苦且飢而啖之
酒糟氣烈味惡不作臆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
後必且羸病無所用之乞將團營軍審實其力以領
馬而擇其馬無臆者會飼驗視之國家于馬政日
孳牧日解俵日給兌補負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
未盡耗失之料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
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至有以載薪芻者矣一將主
兵衆禪役之至有以供迎送者矣當事者又以芻菽
之不備而分之金金受之商人曰兵自易也金入兵

手孰不妄用有領囊索易芻菽食馬者乎商賈利析
秋毫兵見小利有不以他貨相質質者乎何慮及馬
此芻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
馬失者不深罪關兌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
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歲或一
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爲役也瘟疫斃者
駟厄汗喘斃者馳疾癰疥斃者樞穢而羸瘠斃者失
秣也皆冥其故而莫省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
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而全

身者矣。是不明馬所從路也。此耗失之料不明也。夫古司馬法。甸出長轂。鄉師縣師。惟辨其物。登其數。時稽之而已。其養于民者。官無所與也。至較人牧圍之所養。教乘攻執。差擇以至於闕房牧地。皆官自計度。未嘗關諸民。國家苑馬之設。固養于官之遺意。而于兩直隸河南山東編民戶以養馬。月給錢而界之。終已不得其用。官益多事而民乃甚病。此其弊之所自生耳。夫天下非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地。盡撫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寧。唐人監牧之地。故在也。而

冀代最產馬。為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卿監通知馬政者。勘實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並置苑馬。而廣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道。而以周官月令之法。悉心理之。有唐牧監之盛。固可坐而致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率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

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家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爲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租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

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又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于欺隱不肯以駒爲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安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七
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用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今舉冀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問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

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注之產至矣。弛草地而爛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僕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豈淺淺哉。雖然兩京太僕寺與遼陝肅代諸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此產馬之處也。源也。九邊列鎮與紫荆居庸山海鴈門偏頭寧武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七
諸關諸兩京營場此用馬之處也流也源深流遠世
覽鏡之矣故法數馬科駒之外則有若朋椿之協相
有若皮椿之罰懲有若巡清歲季之督課至私顧賃
載負必實之法所以節其流而濬其源也今陵遲盡
矣緣邊牧地乾没于風沙占没于豪右虜入無時卽
盛夏且嚴烽燧法四月下場十月給芻皆不可行兼
騎卒貧窘率縮芻菽之直以自食其甚者往往利馬
之死避調戍否亦終歲道路踣斃相埒矧乎西北東
南之殊風水土藁枯之異致皆弗暇論也本兵用人

固亦分邊腹遠近曾否習貫也至馬顧可漫然已哉
嗟夫今士大夫爭言括財不暇言理財言理財不暇
言生財至如馬固財之大且亟者也又非旬月晦朔
之所能攻闕壯長也原之弗濬流之無節斯何異竭
溝塗澮川之瀝以供尾閭之泄耶矧民慮官府抑配
與其俵輸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并其原之傍出者又
從而湮塞之矣夫雲錦之盛匪降自天淵塞之心奚
獨在古故夫重岡寺之權慎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
都憲之舊久其仕而綜覈其成殿最之要誠在所急

哉

畜

具

國亦於數期發張曾否臂貫

歷代國朝車戰

聞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扈。周文王以戎車既駕而服玃狝則車戰其所繇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爲詳。如六韜所記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七
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
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
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陣爲列前後相去四十
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爲聚二十車
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
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
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
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毅八石弩射
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

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
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
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
下漸澤黑土粘植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
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
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
有深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
止道路漬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
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

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至其中車掌五戎之正則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而車僕掌五戎之副則有戎路之萃及廣車闕車萃車輕車各以其萃蓋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

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止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所爲不可敗之道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荆蠻魯僖以戎車孔傅服淮夷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韞鞞鞅鞞邲之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周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晉申公巫

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
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
行人于吳繇是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
惟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
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因請爲三覆以待之卒殪
戎師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
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
必克困諸阨又克謂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
乘爲三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爲五陳以

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自是而後車
戰漸廢蓋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
車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
所芘兵械衣裘有所資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
車之利大矣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
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大槩
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且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于犖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于爭城爭地然于勅敵之人

初不迫于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慄疾遂至舍車而用徒然彼長于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于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至漢夏侯嬰破李繇軍于雍兵以兵車趣戰疾破之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藉至東城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李陵對單于亦以大

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此車之用于西都者也。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止作樓橈置于塞上以拒匈奴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太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陣孔明尤善于營車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陜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伐

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洮敗之又伐秦假道于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劉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賁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于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稍千餘張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中軍所向披

靡敵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大
眼却走而魏太武北伐蠕蠕亦用車十五萬兩隋諸
將之與突厥戰也皆戎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
車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駐
隊兼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
嘗用車矣高宗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阿史得溫
反先時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險乃詐爲糧車三
百乘伏壯士五輩賁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
兵衝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
糧草無敢近者後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
猊而後馬燧亦爲狻猊車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
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則唐又嘗
用車矣獨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
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
牛悉解粟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
人議者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
者車冒以革而琯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七
以駟而瑄用牛焉。幾何而牛不髀慄。古者射御必精。而瑄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夫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其材之良焉。御之精焉。驟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于車。果非一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尚輿。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爲多。而有輪有輻以爲之行。有箱有較以爲之安。有軸有轂以爲之利。有矛有矦以爲之建。有旗有旒以爲之識。而其詩曰。

小戎。伐收五檠。梁斬四牡。駉駉旒旒。有駟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于乘馳。便于射御。未嘗有鞮而鐙。鞍而騎者。其詩曰。叔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于上。輿載于下。轅承于載。馬順夫。轅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其驟服之漸習也。房瑄不習而遽用。能無敗哉。至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

虞况當胡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剽而無蔽護哉夫
人之被甲鎧所以蔽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
甲鎧也且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
而士卒顧可使肌肉居外鱗介反在內乎則戰之用
陳之鱗介也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
拔其衝軛駕以牛車上置鎗刃外向列士卒于車外
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故可以行
止爲營陣賊至則歛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
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

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仁宗至和二
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臨陣禦敵緩急易
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增爲重箱
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琦以爲可用于平川之地臨
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
上攻戰議亦言延慶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是宋
初亦嘗用車也及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
取兩河民車爲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
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載于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

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藉車之令。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卽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矣。至崇寧三年，河北陝西轉運皆奏兵車用許念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時熙河轉

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賽駐軍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逐車又不及。收臣于戎馬之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猶有不能爲用者。而况于車乎。聞此議出于許彥圭。許彥圭因姚麟上其說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不知彥圭輕

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于陳
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况今欲用于峻坂溝
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
來者牽輓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且終日而
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于道路未造則有配買
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于運致然則其爲諸
路之患其費不知幾千萬矣乞罷造以寬民力其後
彥圭卒得罪觀此則後世之不利于車蓋有繇矣高
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

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
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鉄裙以衛人足旁
施鉄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
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
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
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
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
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驟絙而止之類蓋用車于戰陣
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于

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濤斜是也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雖然中興之初但爲守計雖不習車可也至其後漸欲進取則不習車不可是必當日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至則歛兵退則出兵自比于衛青必何如田況之言行載甲兵止爲營陣自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噫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嚴龍之襄易事也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夷狄之不攘

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弩車砲車其制上爲獸面目牌垂羶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拔陣追襲則少却入陣間稍憇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明與戰勝

攻取威震殊俗至。正統己巳之變邊圉孔亟李賢
上言虜之所以取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
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
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
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
中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夫車製
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
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若用車一千五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

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
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
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
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成化十二年都御史李賓
請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柞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
爲方陣止則爲方營已。命工製造事成竟以登高
涉險不便遂已十九年總督宣大余子俊言曰自古
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
非車不可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

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賫。若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徒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法也。復具圖本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

教士卒。然初試之日。士卒困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而丘文莊著大學衍義亦言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制重而轉動爲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亦非一二日可具。且人不皆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陣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枘枘者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間用以般運。一夫推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倣爲戰車。一可以戰。

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
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
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
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
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裳皆載其中
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
列以爲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柵挑塹之擾言之詳以
脩矣後潞安兵副陳大綱踵其制爲戰車甚爲簡便
其上既可以安制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甲

卽遇險阻兩人可昇以行是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
利于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餽餉之饒誠脩禦
之長技也蓋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
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
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
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
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
有持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
或夜斫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以火器車直擣其輜

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大畧胡虜鉄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其所衝破。往往乘勢蹂躪。至無子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恒在彼。故常變客而爲主。當此之際。使有車爲拒。兼以長短兵夾輔之。則虜馬豈能近。又或驅車以衝之。雖虜馬將退。走寧至受其奔突。一敗塗地哉。故近日戚將軍繼光創立車營。而汪公道昆會題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机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

十名。分爲奇正二隊。而鳥銳長刀藤牌火箭無不畢具。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爲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逼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

古今治平畧卷二十七 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八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 朱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邊兵篇

歷代邊兵

戍邊之制古不詳見周以豐鎬迫近犬戎每歲遣戍
役命將帥以為備禦如戒嚴狃城朔方見于小雅者
可考然當時戍役不過防秋率兩期而還春季而往

明年仲冬而歸行有定期至有定所而為之上者又能悉誠忠愛視民如家人父子之親當其遣也則歌采薇以送之既激以忘家敵愾之義勗以三捷日戒之功而又道其往來道塗飢渴傷悲之情一一代為之言以勉其私而慰其意及其歸也則歌出車以勞將帥歌杖杜以勞衆卒而往來感遇黍稷卉木悲傷憂恤之態閨門婦子之情人主慙慙摹寫以致其繼繼無已之意故民雖勞而不怨動至功成迫其後勞徠之道漸湮遂虐使其民而以王之爪牙出而成圍

雖獨子不免于是祈父之詩作以王畿之士遠而戍申徒知報其私情于是揚之水之刺興降及戰國燕趙最被邊患備禦為急然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所以備邊者安得戍卒而用之亦不過以其沿邊之民自為卒伍以制其侵畧如李牧守邊選車得千二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弓者十萬人而匈奴不敢南犯則尤藉之于其人也至秦始皇兼并天下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

古今通纂 卷二十八
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
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曠日持久將
卒以戍之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挂于越兵不足
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者次發賈人次治獄不直之
次隱宮刑徒次以嘗有市籍又其次則大父母父
發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各閭左之戍行十餘
年。羸。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
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漢。興。定。制。天。下。人。皆。直。戍。邊
三。日。亦。各。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預。戍。邊

之調然三日戍不可人人自行又行者旣自戍不可
便徃返因便畱一歲再更之而諸不行者出錢三百
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焉蓋其時旣沿郡縣之制
役皆出于民而邊鄙之民不可常使爲兵是以不得
不驅中原之民迭相更代而納諸塞下以捍寇虜故
其兵率歲初而來歲終而去緩急未盡得其用文帝
時晁錯言于帝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
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
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厭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償于道秦民見行如徙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皆發吏有謫及贅僑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後人聞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

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
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
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其
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弊
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
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也如飛鳥走獸放于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
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

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
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
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
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役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當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
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開百五十步要害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

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
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
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
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
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
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
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八
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古之徙
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
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
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
內，門戶之閉，制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
之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
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
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伍百，十連一
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
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
內，則軍政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
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
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
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
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

古今通纂 卷二十八
身創矣。欲力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議行匈奴，雖數入不能爲害。大抵漢時邊戍之兵，則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備南越，不煩他戍。遠更猶爲近古，而北邊諸郡特藏兵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邊戍一歲一更。邊吏三歲一代，內郡守丞已耳，邊郡則又有長吏以掌兵焉。內縣令丞已耳，邊地則又有置障塞尉以備守焉。守令歲都試已耳，邊吏則又將萬騎以行障

塞焉。以至徙邊之民，廩食給衣，北邊騎士輶車不算屯田之卒，則予以犁牛。邊民被害，則共給其費，其恤邊民如此。丞相東曹實掌邊吏之瑣，或有寇警，則按視邊瑣而科條之。每除邊吏，則五府交舉以充之。而邊郡長吏得賜武庫兵，籌邊上奏，則不日報，可其優邊事如此。顧西漢備禦西邊，以爲三輔捍蔽，其法尤密。與內郡不同，蓋自周衰而西方迫近，戎狄民習戰，備高上氣力。漢因其俗，取六郡之內騎射異等者，謂之良家子，補羽林期門，而名將之選繇此出。蓋有以

鞍馬騎射而登將相者然則非但得寓守于邊兵而
且得寓將于邊地矣非中國制勝之長畧哉東漢之
興專意文治公卿大夫往往鄙棄勇力是時西邊之
備虛矣問其牧馬則漢陽一苑之外餘郡無有也問
其屯兵則平原度遼一營之外餘郡無有也兵馬一
職無長史農田之職無都護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
西州豪傑不取也期門羽林錢穀入補而黃門鼓吹
不選也當時邊政若此矣及明帝永平之初大破烏
桓塞外震恐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野無風

塵乃詔悉罷緣邊屯兵其後以終不可弛又歲募郡
國中都官死罪係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以爲常凡
徙者皆給弓弩衣糧焉于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
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丘二
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又因盜作緣海往
徃增兵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
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則置屯
多矣及至順帝初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以此數
侵乃詔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然徃

往遣自京師連年暴露而禁旅益虛羗胡之害接踵于世雖列屯置塢之多竟何益哉三國交攻時猶周秦之際外夷安得而進三國并而為晉亦猶六國盡入于秦天子復與四夷為鄰強弱相伺而武帝乃撤州郡之兵處羗胡于內地宜其元海一起而五胡相繼雲擾卒分南北迭居中土非晉自撤其防又誰咎哉

唐代邊兵

唐初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及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于軍鎮屯戍之兵為十道置使以處之總之以都督開府蒞治焉其河北一道則析而為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時府兵天下總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三十在隴右二十九又皆隸于衛將軍所以藉屏捍之勢而防其

尾大之虞意亦深矣。然說者謂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品秩與衛將軍等在六尚書之上。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耶。傳至永淳龍朔。又加以節度使之名。天寶之初。又于沿邊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得爲平盧節度使。初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及開元中。天子有并吞四夷

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僊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及李林甫柄國。欲杜邊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成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于外。而祿山不軌之謀。自此啓矣。又開元之前。歲貢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八
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尋至兩京傾覆雖獲底定然方鎮之勢成而愈不可返矣因循至貞元之間邊兵遙隸神策行營統于中人益乖舊制且自河隴陷吐蕃以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所遣戍者皆河南江淮諸鎮之兵更番往來疲于戍役陸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多有敗衄因上疏曰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則是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

沙慘目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地惡人勤于斯爲甚自非生長其域幻習長安罕能寧居而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于溫飽狎于安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與爲用不亦踈乎矧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至屈指計歸張願待飼

傲倖者遇王師之挫傷卽乘亂而東潰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擁旄之師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勢必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

其功過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擯抑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于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于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讎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子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誦于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行求于人反罹困危

敗○撓○者○行○私○而○苟○僭○于○衆○例○獲○優○崇○又○有○遇○敵○而○所○
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
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
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因○上○而○不○慙○馭○衆○
若○斯○可○課○責○虧○度○矣○且○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
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
勢○上○聞○則○日○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典○
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
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推○鹽○稅○酒○之○利○總○

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于兵衆矣今
四夷之最强爲中國甚患者莫大于吐蕃舉國勝兵
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然動則懼其衆而不
敢抗靜則憚其強而不敢侵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
多門蕃醜之統師專一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
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二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
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于
安定權附隴右于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
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至卒則屬焉雖委任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相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者也建軍若斯可謂力分于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

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因請遙隸神策其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養士若斯可謂怨生于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君親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八
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夫兩軍相持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于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咸百而爲一言招獲則張百

兩○成○千○將○帥○旣○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權○繇○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于○遙○制○矣○謂○宜○罷○道○諸○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中○以○東○諸○軍○州○募○番○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于○諸○道○和○市○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

古今通纂卷之八
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
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亦官爲收糴各酬
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
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
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
哉當其時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爲阻也昔其林
比繁故戎不得爲便道後盡于斬伐而蹈者無不達
且又虛兵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伐
麋鹿熊麕麝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嶽障芟繁取

材斤聲合叫不息于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畜粟
金繒文松大梓奇藥珍禽薰臭之具挽轅于陸浮筏
于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
其餘兵當守烽擊折晝夜捕候者則皆困于飢寒衣
食或經嘗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戎耶初
時朝政稍舉戎尚不敢東刃今岐隴之士甚饒而農
食不充租稅衣結縷無完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
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雖粟後至
必亟與符賂簿者或稽一日卽白吏笞之粟當輸則

古今通纂 卷二十一
日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
徭倣此農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繇
蓬息而處又何聊生至于東南背臨邛南馳越二百
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雋俱為邊城其地西逼于
戎南逼于蠻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于岷江其
衆如蟻前鋒魁健皆環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
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
如蟲皆折刃失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
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

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韋
臯節度劍南始鑿清溪道以和群蠻俾繇蜀而貢又
擇群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
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于蜀者不啻千
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
三年南巢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
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
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繇是
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

古今通纂 卷二十八
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于蜀者何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于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如此舉大劍以南爲能國家所有乎且每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其來也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闔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餽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

怨望之不暇又安得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當時孫樵議以爲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具兵籍于郡則易爲役卒出于邊則習其險而又各于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饋餽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或庶乎其可哉然大要在于擇帥臣以總之帥臣得人則法不

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初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狡狴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刈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介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不廩于

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李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癩瘕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遺穉耄什三四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西弩人于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南後宗乾符中崔安潛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一
為西川節度使念蜀兵性弱奏遣將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得千人號神機營蜀以之強繇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寬其銜勒使盡得心而已

宋代邊兵

宋興分遣旅戍守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兵兵不至驕愾其遣屯者軍頭司引見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而簡拔精銳退其癯老法初非不善也至其塞下要害之地則又往往即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而西北邊羌戎種落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而又當其時周李漢超等脩契丹郭進等備河東董遵誨王彥升等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

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于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人皆富厚有餘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冒難深入敵國何其陰計而效之至于入寇輒得先知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之兵足為之用景德二年鎮戎軍曹瑋言邊民有應募為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敵恐無以

責死力請給以境內間田春秋耕歛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瑋又使之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為之立馬社降者既多因設堡戍列部伍立巡簡以統之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護軍主次為指軍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較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宜別徙也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召募至治平末河東七州軍弓箭手總七千五百人陝西十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州軍并砦戶總四萬六千三百人仁宗時尹洙上兵制疏曰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于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于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徂屬者有之給繪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強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

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極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簿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遛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簿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

古今通纂 卷二十八
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也。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之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

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也。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亟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齊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于夷狄者未之有也。又論曰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

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
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疆凡天下所募驍勇一
萃于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
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
謂此可以免于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
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于外則勇主于內則驕
勇生于勞驕生于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場戰鬪勞苦
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
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胄荷

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
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于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
之疆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于將太輕而
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
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
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以爲而不爲也然則爲今之計
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
戰敵以內兵爲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
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後元

吳反西事日急慶曆四年范仲淹參知政事上陝西
守禦疏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鬪比
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
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
寨者卽遷其家團集之何則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
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
傷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婺婦頗多犯法人情不
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于緣邊住營更番出軍
父母妻子樂于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

稅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
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
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
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句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
進退緣邊山坡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
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
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
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
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
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
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兵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
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
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
守城塞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
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
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
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

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于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
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
勝必矣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
臣一二十人部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
陳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
掠于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
若鄜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塞或據
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
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

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
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取此春秋時吳用三
師破楚之策也蓋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
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于是召募
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實元慶曆之間復使
諸道黥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
以百萬爲額後雖事息而關中之兵至二十八萬舉
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其後關中一隅之用所以兵
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其中尚半屬老弱怯懦

之人遇敵則先自敗亡適所以爲驍壯者之累是故
驍壯者不揀練則兵殆老弱怯懦者不抑去則費廣
費廣則民罷民罷則不自愛以殆兵衛不自愛之民
豈可久乎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于邊雖無死亡戰
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衝寒暴露爲國
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正爲此等
事也夫人之情常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
報其上無求報之心則不可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
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

不得自效者則其氣剛銳而不倦。今皆端坐而食。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于國。其勢不可復使。此其弊在于使之不得其道也。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當時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于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固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

兵以代之耳。神宗嗣位。軍政多所更革。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備守而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垂于西北。天寶之亂。繇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故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于昔時。其勢如倒置。浮圖朕亦每以爲念。三年詔諸路戍兵。畸零不成部伍。致乖紀律。或互遣郡兵。更相往來。道路艱梗。宜悉罷之。而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

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宜令長吏招募使自爲之社而歲春就閱視之可代戍兵以省邊費秦鳳經畧李思忠亦言前築熟羊等堡募蕃部獻兵置弓箭手今當置屯列堡爲戰守計而置屯之法百人爲一屯授田于旁塞以將較領農事休卽教以武技器具旗鼓悉出于官置堡之法諸屯并力自近及遠築堡以備寇至退則悉出掩擊誠戰守兩登之計也從之尋鄜延路趙嵩以其地萬五千九百頃募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加嘉其能省募兵之

費褒賞之而高言弓箭手頗習武請更番正兵歸京師詔審度焉已又詔熙河以公田募弓箭手其旁塞民強勇願自占田出租賦聯保伍或義勇願應募或民戶願受蕃部地者聽六年帝謂輔臣曰洮西香子城之戰官軍貪功有斬巴羶角部蕃兵以效級者人極嗟憤昔李靖分漢蕃兵爲一隊無用衆于紛亂王安石進曰李靖非素拊循蕃者也故其教兵當如此熙河蕃部皆爲我用則當稍以漢法治之使久而與漢如一武王用微盧彭濮人但爲一法令蕃兵稍與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八
漢同與蕃賊異必先錄用其豪傑漸以化之此用夏
變夷術也帝乃詔王韶議其法帝曰岷河蕃部族帳
甚衆儻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謂以蠻
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儻會合訓練爲兵之勢以
儼敵人彼必隨而聚兵以應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
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石對曰朝廷當先爲不
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
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
志待我體強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者馮京王珪

曰儻如聖策多方以誤之彼旣疲于黠集而我無攻
取之實久之必不我應因爾舉兵若蹈無人之境矣
帝曰此正晉人取吳之策也夫欲經營四夷宜無先
于此矣帝嘗謂蕃部未嘗用兵恐以虛名內附臨事
不可使安石對曰剛克柔克所用有宜王韶以爲先
以恩信結納其人有強梗不服者乃以殺伐加之大
抵蕃部之情視西夏與中國形勢強弱爲向背若中
國形勢強附中國爲利卽不假殺伐自當堅附矧蕃
部之俗旣宗貴種又附強國今用木征貴種等三人

又稍以恩信收蕃部則中國形勢愈強恐不暇殺伐而所附蕃部自可制使帝以爲然是時王韶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安石奏曰今以三十萬之衆漸推文法當卽變其夷俗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餘人耕田百頃坊三十餘所蕃部旣得爲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易田漢人得田蕃人得貨兩得所欲而田疇墾貨殖通藩漢爲一其勢易以調御請令韶如諸路以錢借助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于蕃部具什伍其人獎勵以武藝使

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奮而使之則所向可以有功今蕃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自是以後蕃部益衆而弓箭手多蕃兵矣元豐時呂大忠疏曰天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雖然邊不可不防兵不可不養弊之甚者則宜更之患之大者則宜消之必使天下井牧其地伍兩其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是臣之願也未可遽行如漢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爲善法而不能盡用則今日養兵終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疲

弱失教之兵置之極塞不毛之地日耗貴直之粟歲
勞輓運之力冠小至則不足與較而強較之冠至大
則不能以支更求益兵而申其致師之計則足以有
限之財供無涯之費非徒費也又將起腹心大患豈
非危道之甚者耶不知今日之塞戶近于屯田今日
之義勇近于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
一塞戶之勇過于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
一人以此救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且自古及今有
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足未聞取備于

內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
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
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巖險其壘而不多畱也通其
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
以減禁旅也凡此者雖非先王之法不猶愈于今日
之弊哉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奏祖宗來沿邊要地
更屯禁旅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爲之虛聲而實無
所用蓋禁軍驕惰日久贍力憊劣近戍短使輒與妻
孥泣別被甲持兵數十里而趨卽喘急汗流設令進

取深入鋒交陣薄彼豈能任哉故量錯與漢文畫備
邊之策不過二事徙遠方以實空虛制邊縣以備守
禦而已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皆不
得其用惟范仲淹劉滄种世衡專務輯番漢熟戶弓
箭手封殖砥礪藩維以固元昊求臣今河朔西路被
邊州軍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
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所衆服者爲社頭社
副錄事等目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
罰嚴于官府分番巡邏舖遞相望遇有警急一鼓而

集者頃刺千人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戢之道也
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
循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請旨而行西北邊賴之
後兼充保甲覆有召集追呼之擾勞費失業今雖名
存責其實用不啻徃日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皆官
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弓箭射皆人祖業田產官
無絲毫之損而損軀捍邊與陝西等無異苦樂相遠
未盡其用近日真霸北賊之警官吏拱手相視無如
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逐處皆有弓箭

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若如入無人之境哉宜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而皆不報惜哉善乎蘇頲濱之言曰今世之強莫如沿邊之士人而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往者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然則以實計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而禁軍一人其廩給足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孰若漸益土兵而罷禁軍勿復戍不爲費省而用當哉南

渡以後以江淮爲邊境李綱請于沿江淮河帥臣置水兵招善舟楫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又請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矣其後楊萬里論曰昔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宋初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

邊守邊何則人自爲守也○夫人自爲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爲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爲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爲兵也○彼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則又過矣○嘗觀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于夷狄○而民習于戰

備○則何地不山西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于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于比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豈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竒材○劍客○蹠血虜廷○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于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所爲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于主○而猶能拒敵○况愛其王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

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鬪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鬪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故卽民爲兵行于內地則逆行于邊地則順。自官行之則擾以私行之則樂。行之于官則敵必疑行之于民則敵不知其所窺。今誠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

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蠲其征徭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于戰。一旦有急敵人亦奚敢南下也哉。自隆興以後至于寶祐景定間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禦益繁民勞益甚迨咸淳末廣東籍蛋丁閩海拘船舶民船公私俱弊矣。

羨曼月之樂干樂一旦有急適入亦多其
以鑑其珍翁短因對之斜益而能一官以辨其紅與
之梁梁林其而又劉察其木且與音韻而與之報其

國朝邊兵

國朝每邊各練以城堡限以垣墻足以兵食統以大
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其原額
官軍共八十六萬五千二百餘名馬三十九萬七十
餘匹官軍之外有募調兵焉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
各將領自募家丁者也保定有達軍焉達軍者內附
夷人以其生齒日繁驕悍成風又有無賴窟籍躲差
冒糧之徒一體練操聽調者也甘肅有土軍焉土軍
者出自壯浪以其族類日多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八
練就我約束者也。劉遼保宣，大山西有車營兵馬車營兵者，始于李賢于謙，倣武剛偏廂之制，藏輜糧給火器以備防禦者也。又有入衛兵焉，入衛兵者，因嘉靖間虜犯京輔，徵各鎮精兵入衛，劉鎮今沿革不一者也。又有班軍焉，班軍者，大寧山東河南都司每衛分春秋二班上邊防戍者也。總之主客兵不下百萬糧芻之費亦不貲，而各鎮武臣有鎮守有分守有協守，又有提調巡視備禦領班等官，皆因事設職。國初兵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重者曰總督。

次日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副叅兼屯鹽理互市總衛所撫番夷，皆分委任而專成功焉。大都我朝邊臣有唐之節度而無其強，有宋之宣撫而非其弱，用能使大小相維，犬牙相制，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應援，壯哉天造人謀，固於盤石，豈非萬世長久威嚴之業哉！但承平既久，舊制漸淪，馴至土木之難，於是正兵不足，日事調募，而天順初遼東至甘肅邊民有強壯願報效者，募為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資械，秋冬操練，春夏務農，而免其稅差，以供給之則。

古
今
治
平
畧
卷
二
十
八
土兵始此矣。成化中延安之綏葭慶陽之寧環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委官訓練則士兵益盛矣。嗣後又增鎮守中官而邊政愈散漫無紀至正德七年巨寇劉六猖獗時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畝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大學士李東楊力辨以爲不可大用等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蓋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預聞國計知

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最爲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一時權宜亦非得已况今正防冬之時縱使京軍在彼徒爲勞擾亦難有濟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邊未免驚疑臣等不敢輕議如謂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卻永見在滄洲宜令兵部密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八
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
庶事體便宜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
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
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今擬票云上
坐軋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
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
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
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
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勢需索將官

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
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
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
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資糧
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
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
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
于道塗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
之虛空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

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若阿諛曲從誤國之罪萬死不能塞責矣不聽翌日竟內降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由是得入京彬遂得寵於上至嘉靖庚戌之變總兵仇鸞請選各邊銳卒入衛京師而宣大二鎮共選若干人分爲四部令歐陽安統之兵部言二鎮京師門戶禦寇不干門戶乃縱之入而與之格鬪堂奧之間豈可謂得策乎不聽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

○ 驚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諸將分詣各邊訓練士卒以待師期於是邊兵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師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又恣意凌轢股剝自營且不任邊責而國勢危矣已而延綏巡撫王輪言陝西四鎮邊儲自嘉靖十年查覈今經二十餘年士馬日耗糧餉日增如延綏鎮舊設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余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一十四萬寧夏甘肅悉稱是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

古
今
清
平
卷
二
十
八
勝○隴○濫○支○此○破○冒○積○習○之○弊○逋○負○侵○沒○因○緣○爲○奸○此
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爲○大○出○師○則○以○少○爲○多
地○里○遠○近○日○期○先○後○或○可○緩○先○發○或○應○掣○故○留○此○征
調○積○習○之○弊○使○車○實○繁○有○徒○供○給○饋○遺○冒○支○儲○胥○此
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旣○已○日○增○法○外○之○奸○從
而○日○蠹○卽○竭○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初
祖○宗○之○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未○有○調○邊
兵○入○內○地○者○正○德○間○流○賊○猖○獗○始○調○許○泰○卻○永○等
領○邊○兵○殺○賊○繼○而○江○彬○統○宣○大○兵○扈○武○宗○南○巡

識○者○憂○之○隨○有○大○同○叛○賊○之○變○庚○戌○後○仇○鸞○奏○遣○四
御○史○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兵○十○八○枝○鸞○自○領○防
護○京○陵○猶○未○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選
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兵○練○完○撤○還○至○王○忬
却○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牆○又○將○遼○東○全
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入○邊○搶○殺○一○空○調○兵
之○害○如○此○世○宗○曾○因○部○臣○言○詔○薊○鎮○練○兵○分
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
兵○此○豈○遠○謀○令○兵○部○詳○議○議○上○復○詔○薊○鎮○不○遵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八
旨練兵而止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靡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寡操練與否限一月還報自是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歲徵客兵爲援而客兵苦徵發爲費復不貲當事者建議各練本鎮戍卒省徵發費十之六七上從之勅各鎮遵行然戍卒多選悞不在戰歲練一費萬金而臨事徵發如故給事中葉鏗言今之談邊事者無出修邊召募兩端然自有虜患

以來當日諸臣建議修邊耗費帑藏無算而虜入不能捍禦虜退不能邀扼邊牆果足恃乎沿邊衛所軍有定額皆計口給糧軍亡而額存可以勾補額虛而糧存可以召補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克數尤爲失策請自今稍節修邊冗費爲養軍賞軍之資罷擺邊軍士爲稍探守堡之用仍備查各邊軍原額之數汰去老弱簡精壯者更代則召募可無行而邊備自實矣隆慶初山西巡撫靳學顏言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八
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不足恃也臣每見海內有寇其將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其兵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而額設之兵固不可用往時流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幾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櫻其鋒卒見夷于淮陽民兵

之手此其明驗也然臣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各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則名籍屯政任居部署固在也二年總督薊遼譚綸言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強壯歲費甚多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八
虜以來銳氣幾盡募卒吳越又疑用之不可北散之
不可南二難也燕趙之人素懷驕悍驟見軍法不無
大駭且去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
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終身創矣第懼忌嫉
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
守之策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列爲三營營
分三軍各加訓練仍付戚繼光以理練兵之職每春
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
各負墻以戰過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罅潰入亦

願少違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
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
責是謂無策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
行之未效者任未專也左責臣綸與戚繼光使專董
其事勿使巡按巡關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
遣官閱視補得主兵幾何卽罷調客兵幾何報可已
而部院覆言補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之
憲臣所以稽實效彼此各不相妨宜令協恭和衷共
濟國事而綸與戚繼光必稍寬以文法乃得自展

上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綸御史每歲一巡視三歲一報功其餘將官並聽舉劾如故三年總兵戚繼光言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多執末技壯者役于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逶迤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叅遊如驛使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于事三也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

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爲不練之失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服懾其心分數刑名數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于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等八府之官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屬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八
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不知法。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于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

車戰。虜在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願更予浙兵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或于西北募召。或于薊鎮鎬取。須足馬軍十枝。專聽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疏奏。于是改繼光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以聞。三年。大學士張居正奏。當今之事。可慮者莫重于邊防。然虜如禽獸。然不一剗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

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而後懷忠縉謀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忌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申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

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揀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卽入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雖已經議行。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宜申飭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兵部

覆議言今足兵之策不過勾補團練而已 祖宗朝
九邊兵以百萬計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逃亡者若能
設法清補原額亦可盡復至于團練之法當今各鎮
編見在軍士隊伍立長擇師教以武藝兵備季一閱
視報督撫督撫歲一閱視報本部凡將領黜陟視此
為差隊伍中罪罰及其長賞如亦之且兵與食相為
表裡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
我兵能戰而虜一遭挫必數年不擾則行糧可免虜
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

罷是足食之方已寓練兵之中矣至于興屯鹽以復
本色視豐歉以為折支又在戶部酌計而施行之也
若乃將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功
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撫兵部官一切閭外之務悉
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見奇
功即超格封拜亦不得指摘小疵率爾論列至于九
邊控絃之士雖稱六十萬有奇然延袤萬里力分勢
弱難以禦敵請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
舍皆例為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十隊為司司有長

副十司為哨。哨有總正。其村堡寡不及數者。止五十人。為一隊。每堡設一長副領之。各不防農務。隨時訓習。歲以冬春按視。有勞量加獎賞。遇有虜報。則督撫移檄各率鄉兵策城防守。斬獲者照例陞賞。雖無斬獲而守防無失。亦量犒之。得旨悉如議實行。四年御史劉翽言。頃見延綏下班軍十車所載生居其二。而覩居其一。生者顛連憔悴而泣。訢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

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頃至樊困者。一過于倉攢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于將領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觸于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盈。四害于主兵之好逸。而分擺于極衝無暇之地。五迫于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六苦于散放之太遲。而跋履于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捲。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立為議處。而都御史葛守禮亦言。國初制虜內峙。雄關外聯。重鎮鞏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

露左肩所恃朶顏三衛為我蕃離而夷情漸異嚮道
 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倉卒
 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十年矣土
 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未來山東義勇以防
 秋至豈土兵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訓
 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為也章下所司于是令各
 邊兵入衛薊鎮者即以掣兵之日放歸不畱備冬春

云

國初大同糧料俱係山西布政司供給 永樂

率多延緩以覲脫免今宜定為通例凡盜糧多
 者監追克軍四倍其數無問官吏雖宥不赦如
 此則糧不重費人知謹守疏上 詔如議十四
 年巡撫寧夏都御史賈俊奏邊儲無措請開納
 銀十三道御史言堂堂大朝富有四海供諭貢
 入不可數計使能量入為出用一省百則邊儲
 何患不克軍需何患不足而為此賣官鬻爵之
 事伏乞痛革前弊別為經久常行之務使邊備
 不乏名器不濫舊章不紊異議不生疏上

憲宗曰漢文帝從晁錯備邊之策令民納粟拜爵後人惜其作備邇者有司以乏邊儲又議納銀後世其將謂何御史所言是也宜一切罷之勿行

孝宗弘治十年冬虜火篩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乃初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時北邊倉塲告乏大夏受命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日處天下事以理不以

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于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艸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塲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于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有糧草者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

糴無處得買于是倉塲有餘積私家有餘財遂
爲邊儲之長利云 國初天下鹽課俱于各邊
關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
運本色以待關中故邊防粟豆無甚貴之時先
是五年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
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
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其然之內閣
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
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

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
赴邊關中之法遂廢近邊米豆無人鬻運價遂
騰湧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矣時 帝畱心邊計
一日問諸衛州卒強可用否大兵劉大夏曰向
者臣但言民窮而卒殆有甚焉何以作其銳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對曰江
南困轉漕江北困京餼它困又不止此耳所謂
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耶 正德
二年劉瑾擅政恣行刻覈一日以邊方糧草多

弊令兵部奏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回奏內有糧
粗糲草泔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各管糧
郎中下獄既至鎖紐差人狎至所任地方勒令
加倍陪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
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四年因戶部
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祖宗朝無此例
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來前年例銀數
佐報以天順無此例瑾大怒曰此部官通同
邊方共盜內帑之明驗也悉追問罪與罷送銀

之例邊儲因是益缺蓋自成化間開設榆林
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
江南折糧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例每
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
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未有以萬計送者
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
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印分送各邊自此
各省始有年例之銀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補
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邊而邊防米

價湧貴補糴艱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
猶爲得實益也。今促革罷之儲邊安得不缺。
嘉靖元年三月戶部言各邊草束俱不下數十
萬積之數年俱成黑壤宜行各邊查處。上曰
邊鎮糧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艱交通勢
豪多收草束費有用之財積無用之地年久浥
爛深爲可惜所司嚴覈濫收官員及議處支放
事宜以聞。八月戶部覆奏宜大二鎮奏討糧
草。上曰邊方糧草皆小民脂膏寬一分民受

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于是戶科給
事中鄭茂言各邊錢糧虛糜之甚奏討之多莫
有過于薊鎮者。臣查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
雲止八九萬今三四十萬有奇昌平鎮止三五
萬今四十萬有奇何前後懸絕如是夫春防小
警爲費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諸濕效尤又何以
應之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糧餉獨倍往昔
豈無侵效之弊宜勅大臣風憲官赴邊計議
較數歲之中酌爲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

得有所執。世宗是其言令。面籍聽勘總。理宣大糧餉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薊鎮客兵糧餉不敷之數。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至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二三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蓋緣往時薊鎮主客止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而副叅遊守增添數倍。

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遣。今則山陝遼保分番征調矣。往者在邊止于防秋。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國初九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派民運屯鹽。足以自給。後因民運多。通屯鹽漸弛。又客兵調遣不常。遂致奏討數多。中間靡耗持甚。

世宗一日諭戶部曰。朕見諸邊疏請內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度以給時。大詔廷臣議理財事有。

奏言頃者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額派錢糧支費不敷不得不仰給于京儲然考

嘉靖十八年各邊歲發僅及五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蓋或無故調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沒其費不貲司計者將何以應之宜行各督撫官親詣各城從實揀選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兵原額諸所新設營壘查非要害盡當隨宜省併報曰近年邊餉侵冒多端各督撫官正已率屬厘革積弊違聽部臣并該科叅

治大哉王言夫何未聞奉行之實效耶由是言之夫糧餉所以匱乏者豈真士馬靡費然哉制帥不得其人百計掎克婪鄙者以克囊橐奔兢者以市轉遷士饑寒而不恤馬玄黃而不顧含憤積怨上下爲仇一夫作難而衆怒從之首惡不殲則後尤益效內交不固則外侮橫侵亦勢所必至無足怪者然制帥之所以敢爲掎克者豈其心獨無廉恕乎哉命懸中朝榮辱生死惴惴臨之自非深結主知不藉調護者安得不納

託○要○津○耶○以○保○位○而○免○禍○也○蓋○聞○之○出○疆○而○遂○
事○者○大○夫○之○義○也○分○閫○而○專○征○者○將○軍○之○體○也○
李○牧○守○鴈○門○而○市○租○之○入○悉○供○幕○府○廉○頗○爲○趙○
將○偏○俾○賞○罰○咸○自○取○裁○用○能○展○布○其○力○獎○率○義○
勇○以○捍○疆○圉○迺○今○則○不○然○選○帥○半○出○權○門○部○使○
苦○操○文○治○告○變○欲○上○先○具○副○封○閫○議○雖○佳○必○從○
中○覆○苟○水○山○可○倚○則○喪○敗○亦○掩○若○萍○跡○無○依○雖○
凱○捷○不○錄○如○此○則○邊○帥○安○得○不○通○賂○于○中○朝○哉○
通○賂○不○足○必○掎○克○以○益○之○是○以○邊○儲○易○虧○而○士○

怨○易○起○且○祖○宗○立○法○經○畧○周○詳○雅○知○轉○運○之○
不○足○以○給○軍○需○也○是○以○闢○屯○田○賦○子○粒○以○省○轉○
漕○懸○鹽○引○之○例○寬○其○法○比○厚○償○而○薄○徵○以○代○飛○
輓○脫○有○烽○塵○之○警○以○片○札○出○都○門○號○召○富○人○走○
芻○粟○以○寔○塞○下○卽○百○萬○之○儲○什○已○三○四○况○乎○鹽○
引○之○例○泥○滯○不○行○其○弊○皆○由○駟○贖○之○才○剝○削○錙○
銖○以○要○聲○譽○立○勸○借○之○目○以○重○困○商○人○喪○其○資○
斧○使○人○搖○手○而○不○敢○爲○以○致○一○切○軍○儲○仰○給○太○
倉○此○以○內○帑○然○且○不○足○烏○知○所○謂○經○國○之○遠○猷○

哉。故日明核米鹽者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可以
長五都稱薪而爨數粒而炊者，可以食八口之
家，難以飫三軍之士，何則？小大異謀，取舍之分
不可淆也。夫士怨既起，則主令不行，制帥不得
其人，則鎖鑰不固，此則邊備之大可憂者也。議
者缺此不談，而區區然繕城堡，利器械，習騎射，
覘烽埃，覈功級，以爲大務，是之忘本而圖末，不
能砥疾膏盲而姑問無名指之屈伸也。穆
宗卽位，嘗問戶部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

各省辨納之數，尚書劉體乾言：國初邊制

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
甘肅薊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
昌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
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
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
時而坐食者愈衆矣。其合用芻糧，各鎮原自有
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
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以

京運饋餉溢于常額而橫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上覽。因下詔切責焉。時又有奏言：國家衆建衛所，棋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有奇而糧餉

積欠。兵益少而餉益乏。乞勅戶部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筭原額餉運存留錢糧造冊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清矣。時戶部議邊費有欲節陝西邊費者，都御史王崇古言：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其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

守紆遠之邊無所不寡南番北虜四時戎備一
 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
 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于其費之多者
 查議節省不宜復于少者而仍計減削以重苦
 之也時御史馬明謨請復屯鹽之舊言祖宗
 時邊備振舉虜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財募人
 開墾塞下輸納鹽糧故當時公私饒裕不籍內
 帑而給今諸邊苦虜塞下無可耕之田乃議發
 帑夫內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京師其勢順

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逆乞勅重臣分理屯鹽
 之利使地利盡而商賈通則邊餉有裨國儲可
 裕矣

陳建曰昔人之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
 虞不能為理信哉斯言而制兵為尤嚴書日用
 命賞于祖不用命罰于社予則拏戮女蓋其嚴
 也先朝敗軍法重故邊臣知畏而地方少事
 今失機而舊將晏然不罪擁旌旄自若也先
 朝軍機法重故邊臣不敢為欺欺蔽者死今任

情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本陣亡也日圍營身故本敗失也日走死官馬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從訴甚且有殺掠數萬陷沒連城而不以聞者矣先朝嚴勦殺之令嚴逗遛避敵之誅近年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將息鼓偃旗或東或西一不敢當虜而隨尾其後俟其志欲克滿整暇而歸則舉所畧老羸孱弱不能行者視爲棄核而啗我我則因之以爲利掩之以爲功張皇獻俘上之

所得者率吾之編氓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遺醜虜之笑哉夫兵先制制定而後士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賞明刑賞明而後衆志可齊一也兵志日卒畏將而不畏敵國家自設有邊門而來語兵甲士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鎮巡失于撫馭以致其背逆而前後所遣清功勘罪諸臣觀望姑息所措置又未能大服其心前此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必其如期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戰雖不能必其

致死然猶未嘗不戰邇來教場鞠為蓬藿金鼓
 幾于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
 城悍夫驕卒方擁抱其愛子童孫熟寐以寢稍
 稍繩縛則羣起而呼脫巾而詬則是 朝廷賞
 罰不能嚴之于將帥將帥號令不能行之于士
 卒禁網嚴密于巖廊之上而法紀濶畧于邊境
 之間豈不大可為痛哭也哉然此自其賞罰非
 法者言之也法賞以首級論功將以亡失士伍
 為罪承沿而莫之改夫兩軍相薄當格鬪時手

眼瞬息不得差池初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能
 復戰而為敵所乘也必矣故取級者非必殺賊
 殺賊者固未有暇于取級者也又往往以爭級
 躁踐為敵敗而所取者級又獨為勢要資且所
 取者非殺已降則殺良民不然則得被擄逃回
 而名殺之也夫斬真賊甚難而賊良民甚易故
 今真功不一二而冒功恒八九官見其獲功輒
 喜而何暇復辨其真與偽也律殺一家三人者
 凌遲處死極罪也今妄殺三功即得官世襲極

賞也以極賞而加之極罪之人于命討胥失之矣此邊之人大恨戰之大患也夫戰不正勝期于致死其常也能戰足多矣况兩軍對壘殺傷相當足自暴白乎今我軍被殺則指名可驗彼之人不能取級則不得論功覆以其罪罪之戰而卒五人死者將謫戍虜入境殺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級此趨之退自保而延寇入也故今邊將以退縮保守爲得策墩堡殘破人畜屠掠惟上下相隱以避文謂宜更賞罰之格嚴隱慝

之罪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卽無級不坐而恃深擁衆退縮縱賊不擊之誅其戰勝論功止憑督撫查審衆證孰爲設策孰爲選鋒孰爲陣亡卽與給賞其三次設策首鋒擊斬數人而上勇力出衆者保陞而隱慝冒功賞者卽重臣不貸庶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武官之濫冗亦從可革矣然其本在重人今諸邊巡撫提數十萬師專坐殺于境上至重矣調宜慎選忠勇謀畧爲天下其權者以克可也而今所擢用柄臣親昵者

避○之○勿○推○矣○登○崇○日○久○者○重○之○勿○推○矣○每○遇○員
缺○或○取○諸○踈○遠○或○取○諸○廢○閒○而○推○之○其○心○以○爲
彼○在○廢○閒○在○踈○遠○而○吾○舉○是○以○殺○之○彼○無○所○歸
怨○而○在○廢○閒○踈○遠○者○亦○喜○高○官○大○任○之○已○及○也
將○命○而○往○苟○幸○于○無○事○比○至○鎮○則○動○從○中○制○賞
罰○不○能○自○決○繕○修○不○能○自○制○芻○糧○不○能○自○給○而
攻○守○不○能○自○調○也○倏○然○欲○行○忽○然○報○罷○倏○勒○之
戰○又○忽○責○之○退○也○甚○乃○擿○決○小○疵○以○轉○相○繩○責
夫○請○糧○請○兵○本○爲○誰○計○徬○皇○求○哀○延○頸○企○踵○而

內○之○應○之○者○晏○然○不○我○屑○已○也○故○爲○督○府○認○認
然○結○疑○慮○之○懷○而○操○俾○事○之○念○獨○日○夜○拮○尅○日
夜○鑽○刺○圖○所○以○移○徙○遷○陟○而○遑○恤○其○他○彼○其○視
地○方○曾○遠○廬○火○宅○之○弗○若○而○何○暇○展○四○體○竭○一
心○勞○來○安○集○爲○國○家○計○無○窮○之○畫○耶○無○怪○乎
紀○綱○日○壞○邊○防○日○隳○驕○伍○日○橫○夷○狄○日○肆○而○後
來○者○愈○難○乎○其○自○處○也○請○自○今○巡○撫○缺○自○科○道
部○屬○而○上○外○及○于○藩○臬○鎮○守○惟○其○才○毋○格○以○資
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踈○遠○而○不○得○推○如○宋

推○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極○一○時○之○選○如○是○而○
 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得○以○募○死○士○養○家○丁○而○
 久○其○秩○任○非○任○十○年○不○得○遷○有○功○則○加○秩○賜○金○
 以○厚○慰○其○意○而○又○戒○言○官○毋○妄○糾○論○以○壞○其○成○
 此○重○督○府○之○道○也○今○諸○邊○總○兵○握○數○十○萬○師○為○
 國○家○扞○衛○必○下○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以○
 克○又○至○重○任○矣○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之○又○
 差○御○史○二○員○巡○視○之○然○閱○實○巡○視○而○止○猶○可○言○
 也○後○設○巡○撫○矣○又○設○贊○理○軍○務○矣○已○又○設○總○督○

都○御○史○矣○而○查○勘○功○罪○又○屬○之○巡○按○而○巡○按○又○
 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于○是○為○總○兵○者○上○自○總○
 督○巡○視○逮○于○御○史○兵○備○監○軍○無○不○得○而○控○制○之○
 也○賊○至○調○度○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矣○或○機○
 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矣○機○當○預○布○堵○截○
 于○前○檄○之○合○力○追○勦○于○後○矣○報○上○兵○部○兵○部○題○
 請○兵○科○亦○題○請○武○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既○西○
 而○調○之○東○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其○
 文○墨○議○論○求○多○于○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

不達卽有失利庶幾桑榆諸邊密邇京師且發夕至一有風聞廷議洶洶旣從而撥置之又從而詬病之卽有衛霍何以自堅卽孟明俘囚李收入保又何以自免此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無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雖得調遣實爲懸度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其聽聞而誰與任之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請

自今總兵缺于指揮而上及叅將慎選之惟其才毋格以資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之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專之勘事紀功勘事紀功必親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如此則兵旣厚集事權又專爲總兵者必當以地方事爲已事以軍士命爲已命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事其有當敵不戰則必以逗遛觀望之罪罪之此重總兵之道也今議遣者孰不曰練邊軍而

古
今
海
平
畧
卷
二
十
一
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
不得所以分合之勢散而不聚也兵家之勝不
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散而不
集則力自屈法忌之矣 國家備邊東起遼陽
西至甘肅十鎮官兵不減百萬今卽虛耗尚六
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之三年五年寧
當憂虜哉而此六十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
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十分之矣一鎮
之中門營城塞不下三十餘處總副叅遊提調

官不下百員各從分之而一應防守坐墩哨報
俱在是則此五六萬衆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
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副一鎮暴師費財無所
用之况素所不教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
衆寡不相持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
海防之弊莫敝于擺海邊防之壞莫壞于擺邊
何也散而不聚也且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
儘總督爲之奉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叅遊
是督府哨下之兵必精壯而不過擁以自守也

其○叅○遊○衝○鋒○殺○賊○之○兵○則○三○選○之○餘○斯○非○以○我○
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
轄○之○兵○量○留○兵○百○名○爲○督○府○衛○餘○皆○聚○于○一○處○
擇○一○總○兵○官○久○任○而○聚○教○之○分○擇○裨○將○教○以○車○
戰○步○戰○騎○戰○更○番○練○訓○三○年○乃○議○戰○戰○則○以○車○
拒○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其○騎○卒○馳○之○其○哨○
守○探○報○皆○于○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
將○下○有○無○敵○之○兵○比○三○五○年○于○是○連○十○鎮○之○兵○
爲○搗○巢○之○計○令○其○大○創○不○敢○側○目○而○南○視○斯○練

邊○軍○策○之○道○也○其○次○莫○如○練○土○著○練○上○者○則○必○
捐○燕○代○一○方○以○與○之○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
亦○半○之○矣○設○賊○由○居○庸○出○薊○州○則○永○平○孤○失○永○
平○則○都○城○斷○臂○矣○屯○昌○平○則○都○城○扼○背○矣○臣○愚○
以○爲○不○如○令○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盡○輸○之○府○
擇○一○武○畧○之○臣○任○將○帥○者○守○其○郡○揀○其○精○壯○依○
民○壯○法○編○隊○伍○而○練○教○之○又○申○保○甲○之○法○于○農○
隙○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各○備○器○械○具○糗○糧○團○練○
于○其○鄉○一○有○警○則○練○兵○爲○先○鋒○而○保○甲○爲○聲○援○

虜至擊之不使得利將一府之民以防虜防其
 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在朝
 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卒以捍四方安
 無不可行之永平而效則山西之蔚石沿邊之
 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之
 道也臣聞虜初入時雖邊兵精銳不能當及分
 投搶擄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
 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人有不以殺
 賊為利者乎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確言

也邊議雖詳要之以廟勝為本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八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八終



